

THE FEMININE



女囚徒

● 王朝柱 著

● 北岳文艺出版社

I
247.5
1044

女囚徒

● 北岳文艺出版社
● 王朝柱 著

也算楔子

早在庆祝长征四十周年的时候，我就听说民间流传着一部“诬蔑长征，攻击毛泽东”的小说。但没有想到书的作者就是我敬爱的母亲；更不会料到这部小说又将由我编辑，借以纪念我长眠地下的母亲，讴歌举世闻名的长征。

我望着面前厚厚一摞变了色的稿纸，母亲那慈祥、倔强的形象又显现在脑海中，而且画面是那样清晰，渐渐地化做了一尊大理石雕像，耸立在我的心中。我轻轻地擦去盈眶的泪水，忍住内心极大的悲恸，无比恭敬地翻开这部稿子。

扉页的上端，用苍劲有力的草书写着这样几个字：

这不是小说——

留给孩子们的遗书！

扉页的中部，密密麻麻地写着这样一段文字：

在漫长的监督劳改中，是民族灾难的苦水洗涤了我的双眼，也唤醒了我的灵魂。旋即一个不小的问号出现在眼前——在我党斗争的历程中，曾经有过几次迫于月月的流逝，这个问号渐渐拉长了。时时拉

长征是壮丽的，参加长征的人是英豪。然而，后人
有谁知道这英豪的队伍中还有“囚徒”？有谁还能从这
些“囚徒”惨遭迫害的血泊中，醒悟出更深刻的道
理？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了！

我曾数次做过“囚徒”，愿为长征中的“囚徒”偷
偷立传，哪怕再戴上一顶利用小说反党的帽子也不怕。
书的名字叫：

女囚徒

我的双眼又湿润了，但我的理智战胜了感情，慢慢地揭
开了这千斤重的扉页……

有人说，美是争艳斗奇的百花，人是追花夺蜜的蜂
蝶。这话道出了一个真理：人是热爱美、追求美的。

美，是多种多样的。大自然的美，是上苍恩赐的；
艺苑奇葩的美，是艺术家创造的；理想的美，是革命志
士追求来的……

火，能驱散冰天的寒冷；光，能冲破沉沉的黑暗。寻求温暖的人，期望得到火；追求黎明的人，希冀看见光。为了追求火和光，人们创造了形状迥异、大小不一的灯。我国人民为什么最喜欢龙灯呢？难道神州大地真的是太寒冷、太黑暗了吗？

龙灯是中华民族理想追求的象征。但是，谁曾见过这样蔚为大观的龙灯呢？夜，黑得赛过了锅底，对面看不清人；云，又低又厚，象铅块似地重压着山川大地。猝然之间，奇迹出现了，远天飞起了一条火龙，上接着天，下连着地，蜿蜒迂回，飞舞。起风了，火龙顺着风势升起，火光时高时低，远远望去，象是火龙狂舞。下雨了，火龙宛如钻入云雾之中，火光时隐时现，时暗时明，变幻神奇，火龙越飞越高，象是一条挂在天上的火舌飘带，在万里夜空中起舞，向着黑暗的大地撒播着火种。

这擎火龙的不是万能的神，是被迫退出中央苏区，进行万里长征的红军。组成这条巨大火龙的是无数的火把，把圆圆的干竹破成几片，合在一起再这样既不怕风吹，又很耐燃，一个班一个班地举着。如果打土豪搞到一桶、

两桶洋油，他们就用较大的竹筒，在上面打个洞，然后里面灌上洋油，一个班有一个也就够了。还有一种是松明灯，这是山区老乡常用的。团部通信班、营部、连部都有两三个马灯，过山隘、桥梁，就把马灯集中起来，给部队照明。”雨夜翻越高山，气氛迥然不同。“从下往上看，火把、灯光蜿蜒曲折，似上云霄；往下看，盘盘弯弯，仿佛是缠住大山的一条火龙，不停地游动着。一会儿，某一段火光隐没了，那是他们走进了密密的树林里。过了一会儿，那火光又从暗处钻了出来，这是他们走出密林的情景……”

山，象是刀劈斧削；路，不过二尺来宽，由于连日绵绵阴雨，每个石级上都长满了青苔，稍不小心，就会失脚倒地，顺着陡立的山坡滚下去。爬山的红军战士躬身俯地，翘首向前，望着指路的火把，保持着一定距离，双脚就象是两只铁钉，紧紧地嵌着山路，一步一个脚印地向上攀登。苍山入睡了，显得是那样的神秘，淅淅沥沥的雨声，时近时远的林涛声，再加上红军那混乱的脚步声、急促的喘息声、火把燃烧时发出的噼噼啪啪的响声……共同组成了一首神奇的交响曲。那不时传来的“跟上！不要掉队”的低声喊叫，就象是交响乐队的指挥在提醒着疲惫的人马战胜一切困难，胜利地翻过这座大山！

凭借火把的光亮，在大山的半腰间，可以看见一支特殊的红军队伍，他们总共只有几十个人，有男有女，有老有少，有人背着一床毯子，一袋干粮，一个茶缸或搪瓷饭碗，抬着有伤员的山路，走在支队的最前面，右手举着一盏马灯，身上披

显得十分干练。她不时地回过头来告诉大家：“脚下要生根，不准把伤员摔到山下去！”是由于她参加红军的时间久长，还是因为她是一位首长的夫人？官兵谁也不称谓她的职务，似乎也忘记了她的名字，一律亲昵地叫她霍大姐。走在这支队伍最后面的是一位身材魁伟的军人，高出别人足有半个头。他腰中插着一支手枪，显得格外的神气。他原在保卫局工作，长征前夕奉命来到医院，大家叫他老马。他不时也瓮声瓮气地喊一声：“注意！千万不要睡着……”

突然，山风呼啸而起，林涛发出疹人的怒吼，一个个指路的火把被吹灭了，只有为数不多的马灯还有光亮，那腾跃狂舞的火龙终于被风雨之夜吞食了！风是雨头，不时大雨倾盆，没在了险陡的山路上，汇成溪流，顺坡淌下，流量越来越大，流速越来越快，待到山脚下，已经变成一支不可阻挡的急流，向着山谷溪底一泻而去！红军医院的指战员、伤病员抵御着山风的侵袭，洗着大自然恩赐的冷水浴，沿着烟雨如织的山路向上爬啊爬，希望快一些爬上山顶，希望赶在天亮前翻过这座险峻的高山。

在这支医疗队伍的中间，有一副抬着伤病员的担架，走在前面的是一位妇女，双手牢牢抓住两边的竹竿把手，粗粗的绳子缠过脖后，搭在双肩上，为了保持担架的平稳，她的前胸就要贴到石级上了。她爬山的步子越来越慢，急促的呼吸却越来越快了。她全身湿漉漉的，不停地淌着水，究竟是秋雨，还是汗水？她也分辨不清楚。待她感到双腿发软，两眼开始冒金花的时候，还不放下担架，她坚信自己有力气，能够战胜狂风恶雨，抬着担架登上山顶。但是，人的力气是有限度的，当她的热能完全耗尽的时候，便昏倒在了山路上。

殿后压阵的老马闻声赶了过来，急忙扶住躺在担架上的伤病员，骂骂咧咧，大声地指责着这位抬担架的妇女。这时，头前带路的霍大姐提着马灯也赶到了，她慌忙把这位累昏过去的妇女扶起，抱在自己的怀里，解下水壶，为她灌了两口开水，然后用手摸了摸她快速跳动的胸房，才放心地喘了口长气。这一切，老马全都看在眼里，他颇为不满地说：

“霍大姐！爱憎可要搞分明噢。”

霍大姐是位见过世面的女同志，在不算短的革命生涯中，练就了天不怕、地不怕的火暴脾气，再加上她是红军中高级指挥员的夫人，所以就越发地敢于仗义执言了。老马这一句刺话，象是烧着的引信，一下子就把霍大姐这门大炮点着了，她紧紧地抱着累昏过去的妇女，大声地说：

“什么？我没把爱憎搞分明？她为抬伤员累昏过去了，救治她有什么不对？难道只有你姓马的拿着枪，不管死活地逼着她抬担架，就算是爱憎分明了？”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嘛！”老马的口气顿时软了下来：“大姐，你是知道的，我是奉命行事的。”

“那，就没有个灵活性啦？”霍大姐仍旧有气地反问。

“难啊！她是个托派……”

“不，不！我不是托派……”倒在霍大姐怀抱中的妇女猝然醒来，象是触了电，腾地一下挺起上身，大声地辩白着：“我是中国共产党员，我是工农红军中的一名战士！”

“那保卫局派我来做什么？”老马突然冷漠地笑了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自己说是没有用的，我提醒你一件事，你帽子上的红五星早就被保卫局收缴了！”

这位被打成托派的妇女叫姚秀芝，是红军剧团的主要创

始人，也是红军剧团中公认的艺术大师。每当她演奏起心爱的小提琴，红军战士都会悄悄地围拢过来，静静地坐在她的四周，欣赏着她动人的演奏。漫长的革命历史，艰苦的转战岁月，磨去了她那美丽的女性容颜；然而，在她那慈祥的脸庞上，仍然可以寻觅到青春年华时的美貌。平常，她身上穿着普普通通的红军戎装，却给人一种不同凡俗的神韵——不仅有着高级指挥员的风采，而且还有着艺术家所特有的气质。她为人随和，也没有领导者那种所谓的架子，在红军剧团中享有很高的权威。在红军长征前夕，令人生畏的“托派”帽子落在了她的头上，如若不是军情紧迫，需要突围转移，说不定她还在保卫局的审查室里过日子。由于各种原因，她不得不离开一手创建的红军剧团，背上她那把心爱的小提琴，来到了红军医院，作为一名被看押的囚徒，参加了史无前例的长征。近一个月以来，她不声不响，小心翼翼地护理伤员，抢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在多数同志的眼里，她是一位难以理解的好人；在老马的心目中，她是在有意表现自己，以此抵消托派的反革命罪行；但是，只有霍大姐的心里明白，姚秀芝的心中有着一盏长明不熄的灯——那就是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。因而，当老马说她是托派的时候，一反沉默寡言的常态，她大声地反驳着——她不允许任何人亵渎她追求的理想。是风雨浇灭了心头火气？还是想到了雨中的伤员？她吃力地站起身来，俯身拿起拴在担架把手上的绳子，

霍大姐急忙抓住

成好。

鲜明可

量，有

姚秀芝刚刚哈下腰，蓦地抬起头，想以实际行动说服霍大姐，她是可以继续抬担架的。然而她的精力已经耗到了极限，顿时感到天旋地转，两眼冒着金花，身子晃了几晃，再次昏倒在山路上。

霍大姐吓得慌了手脚，放下马灯，双手抱住处于昏迷状态的姚秀芝，不住声地叫着：“秀芝！秀芝……”片刻，姚秀芝轻微地呻吟了一声，再次苏醒过来。霍大姐放心地抬起头，看见老马站在面前，一时火气又涌上心头，她自言自语地发着牢骚：

“托派？我可没有见过这样的托派！假如我们的队伍中，多几个她这样的托派，那，我这个红军医院的负责人就好当了……”

老马自知惹不起霍大姐，只叹了口气，借以表示他不满的情绪。

翻越这陡峭险峻的大山，又窄又险的山路，最忌让行军队伍中途停留，压着后续部队不能前行，所以这时，山下传来了质问声，有的话语还非常难听。躺在担架上的伤员是位勇敢的战士，他的右腿中了一弹，弹片还未取出，可他不愿意承受阻止红军前进的骂名，他吃力地挺起上身，拿起一把靠近身旁的拐杖，从担架上挣扎着站起。霍大姐一看，急忙放下姚秀芝，赶到伤员的跟前，一手抓住拐杖，严厉地批评：

“胡闹！快服从命令！”

“……”

“小老倌，还有我这个霍大姐嘛。”

“不，不！这可要不得……”

“要得！要得……”

伤员战士死活也不让霍大姐抬他爬山，一边挣扎着想从担架上滚下来，一边急得大声嚎啕。老马站在一边，看着吃力爬起的姚秀芝，听着霍大姐和伤员的争执，以及山下传来的叫骂声，他一步跨到担架的旁边，轻轻拨开霍大姐，双腿跪在滴着雨水的山石路上，不容争辩地命令说：

“都不要吵了，把他扶到我的背上，我背着他爬山！”

老马这突兀的行为把大家惊呆了，一时间都不知该如何是好。他又严肃地命令：

“还等什么？扶着我的身子站起来，趴到我的背上！”

大家都从惊愕中醒来，首先是负伤的战士大声拒绝，接着就是霍大姐和姚秀芝争着要抬担架。老马没有再说什么，他猝然转过身，双手抱起负伤的战士，沿着雨水漫过的石级，踉跄地向前走。

姚秀芝呆滞地站在山路上，忘记了风雨的撕打，看着那消失在风雨之夜的高大身影，内心中涌起了一串串感情的浪花，是内疚自责？还是景仰钦佩？她自己也说不清楚。她只有一种感觉是明晰的，那风雨之中的高大形象占据了她的心房，她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霍大姐悄悄说过的这段话：“老马是位长工出身的红军战士，有一身用不完的力气，作战勇敢，不怕牺牲，凡是上级交给他的任务，他都会顶呱呱地完成好。这些年来，在每次打土豪、搞肃反中，都以阶级立场鲜明而著称。因此，他被保卫局有关单位选中了。”姚秀芝摇了摇头，又感慨地叹了口气。

这时，霍大姐拿着伤员的双拐，走到了姚秀芝的身旁，她递过一根拐杖，近似自语地说了一句：“知识分子倒霉就倒在遇事爱胡思乱想，走吧！”她一手拄着拐杖，一手挽着姚秀芝的臂膀，二人迎着扑面打来的风雨，艰难地向山上爬去。

泥泞的山路，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气力。霍大姐和姚秀芝拄着的拐杖，就象是盲人手中试路的竹竿一样，测试着淌满雨水山路的险夷。霍大姐是个乐观主义者，无论在什么环境，她都能找到话题，并引导大家说个没完没了。必要的时候，她再说上一两句笑话，乐得大家把疲劳都忘到脑后去了。风雨骤然变小了，她回身看了看山下稀疏的灯火，转身仰起头，看了看山上复又燃起的火龙，有意地问：

“秀芝，你说说看，这山雨为什么会突然变小了呢？”

姚秀芝沉默不语。霍大姐举起马灯，照了照姚秀芝那忧郁的表情，忍不住笑了。大声问：

“喂！你又在想什么啦？”

“我，我……”姚秀芝从沉思中醒来，一时无言以对。为了掩饰内心的痛苦，她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你不要见笑，我突然想起了两句古诗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霍大姐果然大声笑了：“你可真有意思，快告诉我，是哪两句古诗？”

“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。”

霍大姐虽然出生在江西大山之中，可自幼随父亲熟读诗词歌赋，读中学的时候，又是班上有名的“文豪”，因此，她听完姚秀芝说过“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”之后，立即想起了《郑风》中的《风雨》篇。自然，她也想起了“诗序”里所说的这段注释：“《风雨》，思君子也。乱世则思”

其度焉。”她想起姚秀芝那非凡的经历，特殊的爱情，以及那不幸的处境，感慨地说：

“你呀，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地方，还净想这些没有用的事！”

姚秀芝被说得有些难为情了。她忙有意转开话题问：

“霍大姐！这风雨为什么变小了？”

“哈哈，我正想问你呢！”

“我说啊，不是山雨变小了，而是我们爬高了。”

“对！对……”

霍大姐打开了话匣子，为了证实这一说法是正确的，她指着山下稀疏的灯光，说明后续部队仍然在风雨中爬山；她指着头顶上狂舞的火龙，说明山上已经雨过天晴，甚至压根儿就没有下雨。接着，她又兴致勃勃地向姚秀芝述说，她们家乡的山里经常出现这种情景。尤其她讲到自己站在山顶上，望着脚下飘舞的浓云密雾，象真的变成仙女的时候，她那自豪的语气，天真的样儿，似乎又回到了那纯洁的姑娘时代。她有些怅然地说：

“可惜啊，世上没有拴住美好时光的绳子，假使有啊，我真想永远和蓝天、白云为伴。”

姚秀芝第一次发现霍大姐还有如此纤细、富有诗意的感情。然而，姚秀芝的经历实在是太坎坷了，青春时代的美好憧憬，早已被打得破碎不堪，因而她听了霍大姐的话语，自然产生了如下的念头：“世上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的绳子，我们只有不懈地去追求！”

山风小了，淫雨收了，蛇形的山路越来越窄，越爬越陡，有的地方陡峭如削，犹如上天梯一样。前边传来点燃火

把的命令，不时，一条缠绕大山的火龙又复活了，眺望夜空，“之”字形的火龙绵绵蠕动，连接着星光。可能是为了减少翻越险山的紧张情绪吧，爬山的队伍中，传来了“加油啊！不要掉队。”“再发起一个冲锋，我们就上天了！”的吆喝声和阵阵欢快的笑声。

此时，姚秀芝真想倒在地上喘口气——哪怕面前是一洼水地。可是当她想到伤员同志的痛苦，老马身上的重荷，便立即举着一支火把，快步追上了步履艰难的老马，苦苦哀求说：

“老马同志！还是让我们抬着伤员爬山吧？”

老马背着伤员，象是一个严重驼背的罗锅，鼻子尖快要触到山路上去了。他完全忘记了刚才的争吵，他只想减轻伤员的痛苦，早一点翻过这座大山。他闻声侧过头来，紧促地喘着粗气，当他认出是姚秀芝的时候，便生气地说：“算啦！我还没有累到昏过去的地步。”说完，他转过身，赌气似地一步一步向上爬去。

姚秀芝满腔热忱的心，象是浇了一盆凉水，真是了。但是，她能够责备老马对自己的无情吗？不能！因为她白这些同志的爱憎朴素得很，丝毫没有一点修饰。当然她清楚地知道，假如这种朴素的爱憎，是他们亲身体验来的，比如对土豪的憎恨，对红军的真诚爱戴，那无疑是正确的。但假如这种爱憎，是受命于上级，那真是无可奈何了。姚秀芝的情波渐渐地平静下来，为了不使负重爬山的老马摔跤，她擎着火把，照亮了坎坷难行的山路。

突然，前边的队伍停了下来，说是前边的山路太陡，着辎重的战马爬不上去，要大家原地宿营，天亮以后再继续

爬山。天哪，这不足二尺来宽的山路怎么睡觉呢？万一睡梦中滚下了山怎么办？可是同志们实在太疲乏了，睡眠，此时变成了人生的第一需要。接到命令以后，每人都打开毯子，紧紧地裹在身上，有的顺着山坡躺下，有的背靠着树木坐下，把眼一闭，很快就进入了梦乡。

姚秀芝和霍大姐安排好伤病员，象往常宿营那样，她们坐在山道上，背对着背休息。她们虽然也疲惫不堪，可谁也没有睡意，合着双眼，各自想着心事。突然一阵山风袭来，冷得她俩同时打了一个寒噤。霍大姐转过头来，凑近姚秀芝的耳边说：

“同志们的衣服都湿了，山风又透心的凉，就这么入睡准会得病的。”

“是啊！可……同志们太累了。”姚秀芝为难地说。

“那也比病倒了好啊！”霍大姐说。

姚秀芝当然明白这句话的份量。红军自长征以来，不到一个月就减员一半，号称十万人马的中央红军，已经不足五代。另外，一个红军战士负伤，需要两个以上的红军战士看护，如果一夜之间，数以千计的战士病倒了，谁来照管这众多的病号和伤员？又拿什么药来医治他们？因此，她打心里赞成霍大姐的意见。然而她用心一想，谁能给夜宿山路的情战士带来温暖呢？她真的没有一点办法。忽然，一束强烈的火光向她射来，她定睛一看，老马驮在山坡上，正在点燃一堆干柴。她激动地捶了霍大姐一拳：

“你快看啊！篝火，篝火……”

霍大姐看见红红的火苗，真是兴奋极了！她蓦地从石级上站起，大声呼叫着沉入梦乡的红军战士，让大家向老马学

习，拣拾干柴，点燃篝火，烘烤湿透的衣服。不时，夜幕笼罩的苍山，燃起了星星点点的火堆。

篝火熊熊，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，烤得战士的身上暖烘烘的，一缕缕热气，散发出一种雨汗相间的气味，熏得人有些醉了。向后一倒，便以天地为衾枕，昏然入睡。还有少数同志，忘记了在烘烤潮湿的衣服，晒得把手一松，军衣掉进了篝火之中，还有个别战士，干脆穿着湿漉漉的衣服，依偎在篝火旁边，饱享着火光带来的温暖。突然啪的一声，燃烧的枯枝弹到了他们的脸上，烧得惊叫不已。霍大姐担心出事，一时又想不出既能驱寒、又能解乏的办法。无意之中，她看见了姚秀芝双手抱着的小提琴，她大声问：

“同志们！大家想不想听音乐啊？”

“想听！”

“好！欢迎原红军剧团的姚团长给大家拉一段要不要？”

“要！”

围在篝火四周的战士们、伤员们都不约而同地鼓掌欢迎。

姚秀芝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掌声了，她的心里荡漾起一种难以言述的情感波涛。她做为一名艺术家，从这热烈的掌声中感到了快慰，也知道了红军战士何等地需要精神食粮。另外，她做为一名长征中的囚徒，能够拿起艺术的武器，鼓舞红军战士排除万难前进，也感到由衷的激动。她把提琴盒子放在双腿上，细心地解着包琴盒的油布。但她万万不曾料到，欢迎的掌声一落，老马倏地站起身来，坚决地反说：

“霍大姐！我不同意红军战士听她拉小提琴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霍大姐惊讶地问。

“她是一个没有定性的托派！”老马固执地答说。

“难道听托派拉奏的音乐，也会变成托派分子吗？”霍大姐真的生气了，走到老马的跟前，大声地质问。

对此，老马可有点料所未及，他望着厉声相逼的霍大姐，有点心虚地说：

“可不要忘了，这……是个立场问题。”

姚秀芝听着这严肃的争论，激动的心情消失了，解油布的双手也变得有些木然了。她内心真是痛苦到了极点。当时，她真想大吼一声：“我不是托派！”瞬间，一个背着伤员爬山的形象出现了，她那满腹的怒火又渐渐地熄灭了。她轻轻地捅了捅霍大姐，示意不要再争下去了。接着，又理智地用油布包好了小提琴的盒子。

霍大姐的火暴脾气，就象是三伏天的雷阵雨，来得也猛，去得也快，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就算结束了这场不愉快的争吵。片刻，她又大声地问：

“同志们！你们都来献策献计，谁有办法让大家安全地度过这夜晚？”

围拢在篝火旁边的战士无精打采，对霍大姐的问话谁也不感兴趣，没有一个人答话。

老马不想——也不敢得罪这位首长的夫人霍大姐。他一看这尴尬的情景，有意解围地说：

“同志们！霍大姐是一位老资格，请她给大家讲个革命故事好不好？”

“好！”大家有气无力地说。